

秋韵



小 引

收进这个集子的短文，都是我退休以后写的。

如果可以用季节来比喻年龄，退休应该是人生的秋天了。

古往今来，有多少文人名士或真情或假意地都在“悲秋”，我却“喜秋”。秋天明净得让人感动，真实得让人心悸。秋之美，极具质感，是丰硕的、坚卓的、成熟的、本真的；秋之韵，极富诗意，像山的沉稳与仁厚，像水的灵动与睿智。恰是《诗经》才有的那种悠远、优雅与质朴的意蕴。

我在人生的金秋，以秋天清澈与恬静的心境写下的这些短文，应该能听到秋的亮音，看到秋的本朴，闻到秋的清馨。

老不知事乐为文（序）

我很欣赏网络上流传的一个词语——骨灰级的爱好。它不仅俏皮，而且更能传神地表达。我也有一个自幼形成的爱好：读书和写作。至今，“读”远未达到“破万卷”的水准，“写”也只是自得其乐。我现已届耄耋之年，仍蛮有兴致地读写着，这爱好也算“骨灰级”了。

一个人，小时候的某种际遇或某一件事可以影响他的一生。我上小学的时候，有幸遇上了一位可爱可敬的国文老师，因为他启蒙和引导我们读的一本《少年活页文选》，以及他对我的一篇作文的赞赏，竟让我从学童开始至今都保持着对阅读和写作的爱好，以致如果连续数日没有读写，就会感到失落；只要在读写着，就会觉得内心充实，忘记一切烦恼。

我已珍藏了近七十年的那本《少年活页文选》，是我精神发育的“原点”，是我精神的故乡。它虽然没有装帧，纸质粗糙，油墨印刷的字迹浓淡不匀，却名篇荟萃。是它激发了我的阅读兴趣，开启了我的阅读人生。由它，我第一次知道了有那么多古今中外的名家大师，并萌生了更多阅读他们作品的意愿。我在念初中时就接触了经典。我永远都记得，那位管理图书的老先生，把老花镜滑向鼻尖，从镜框上方瞅了我一阵后问道：是你要借《战争与和平》吗？我有些惶然但肯定地做了回答，他在递书给我的时候微微地笑了。这善意的笑，是怀疑，更是赞许。是的，一个

初中生，是很难了解经典精髓的，我那时虽未读懂，但能感到它们有一种莫名的魅力。这美的记忆强烈地吸引我成年后又重读它们，才真正品到了它们的甘醇。

经典作家们引领我进入了一个无比丰富的精神世界。让我心里浸润着浓烈的家国情怀，激越着自强奋发的志向，向往着爱的无私和美的纯粹，崇敬着生命的庄严和自然的无穷。这些情愫都升华绽放着人文精神之光。

阅读，不一定会让我们变得富有，但如果生活中没有书，即使腰缠万贯，也一定会是真正的贫穷。阅读，并不会改变我们的相貌，但一定会提升我们的气质，与人交往，会让人感到如沐春风。阅读，不一定会让我们不平凡，但一定会让我们不至庸俗。阅读，不一定会让我们有杰出的成就，但一定会让我们心中长存梦想并不断接近梦想，收获成功。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虽是杜甫的自诩，又是他读写的真实，说明了读写的关系。读书，当然不是为了写作，但写作一定离不开读书。我就是在读那本《少年活页文选》时感到心里受到了某种触碰，才写出那篇得到国文老师“高度评价”的作文的。这以后，我的作文总是能够得到高分。受到这样的鼓励，更是增添了我读写的兴趣。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写了一篇《校园散记》，竟在当时的《重庆日报》副刊上发表了，这让我暗下决心：要更多地读，更勤地写，不为什么，就为心里有种快感。

读书每有所得，观察每有所思，处事每有所悟，我都想把它记录下来，于是，从上高中开始，我就每天写日记了。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已经写了15年的日记，按每天三百字算，总共也有一百六七十万字吧。我本该为此高兴，想不到却因此获罪。就在那“史无前例”的前半年，我被提拔当了一个地质队的副队长，像这样级别的干部，在那时也是很普通的，尽管我是才“走上领导岗位”不久，也毫无例外地成了“批斗”对象。既有

“当权派”身份，又有一百多万文字的“铁证”，我的“罪名”可就骇人听闻了。“革命组织”里的某些人真是煞费苦心，他们从我的日记中，寻章摘句，掐头去尾地摘录了若干片段，“组装”出了我的一本“三反言论集”，真是欲加之罪。在那些“无法无天”的日子里，因文字和言论获罪是一大特色，几乎是历史上“文字狱”的翻版；只要成了既定的、又无一幸免的“打倒”对象，就顷刻间被暴力剥夺了一切，连人的尊严都可以随意践踏，何来申辩的权利？我写日记，初衷是为了练笔，也为日后写作积累素材，它同时又记录了我的心路历程。“文若其人”，一个20世纪50年代那样健康大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个乐于读书，勤于思考，生命力勃发，乐观、正直、向上的青年，他的内心一定是充满阳光与激情，满怀希望与憧憬，求真、趋善、尚美的；我深信，任何一个心理正常、情感健康的人，读了我的那些日记，都只会做出正面的评价，甚至还会发现许多闪光的东西并为之感动。

那场“国之浩劫”终于过去了，我个人从中所受的折磨也在记忆中逐渐淡去，唯至今让我心疼不已的是，我的那些日记连同那篇“处女作”竟在那时以“革命的名义”毁之一炬！那是不能再生，不可复制，也无法临摹的，像被扼杀的生命。从那以后，我不再写日记，也无心写其他东西。因那场浩劫的惯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几乎无书可读。经过“拨乱反正”，春风又吹拂大地，又因我工作担子逐渐加重，只能忙里偷闲零星地读，却没有时间也无法静心地写了。写作的愿望一直留在我心里，待我卸下担子以后，再来享受这种快乐，就像小时候，把最喜欢吃的那块糖留在最后吃那样。

退休，并不是等着老去的开始，而是一段新的生活的开始。我从省人大卸任时已年近七十，真是“从心所欲”，我可以自由而快乐地做我想做的事——写作。我选择了写散文，我的那本

《少年活页文选》除了一些诗作，几乎都是散文。它们让我感动，让我感到美，从那时起，我就爱上了这种文学样式；还因为它是有感而发，有真情实意才能写出的，是顿悟、心声、爱恨、主张甚至愤懑的及时表达。

为了查阅资料，文稿修改、保存和投稿方便，我快七十岁时学会了使用电脑，由开始的不熟练到现在的得心应手，已有8年的时间。现在，每当我听到自己敲击键盘的声音，那感觉就像我在弹奏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

写作让我很快乐，虽然也常常伴随着痛苦。

散文的篇幅一般不长，我每次心里有了写作的意向后，就会在长时间的散步中构思，这时的散步就成了下意识的动作。我常常进入一种迷离状态，直到碰到熟人招呼我，才会回到现实中来。围绕着文章的主题和在构思时捕捉到的意象，还需要不废杂览，查阅大量相关资料，做出的这类笔记，其文字量往往超过后来形成的文章若干倍。有些涉及知识性强的内容，还得“恶补”。在写那篇《敬畏自然》的时候，我用了不少时间细读了《道德经》《时间简史》《瓦尔登湖》和歌德的某些作品；在写那篇《相视莫逆与书交》时，我又重读了《诗经》《红楼梦》《战争与和平》《巴黎圣母院》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等作品的一些章节。我不相信一觉醒来就来了灵感那样的事，我也不相信堪称散文经典的《滕王阁序》，是小小年纪的王勃登上滕王阁一挥而就的。我也有一气呵成的时候，但那也是平常积累的自然喷发，没有丰厚的积累，没有专注和勤奋，灵感是“找”不出来的。像鲁迅这样的大家，也说他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写作上了”，余秋雨也“埋头砖头般的典籍长达数月”，或长时间“住在一间设备简陋的宿舍”以方便查阅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的资料，为写他那些文化散文做足了功课。

既要为文，就应该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那份执着。福楼

拜说他“有时为了写好一个句子，痛苦得想自杀”。王荆公的“春风又绿江南岸”中那个灵性尽显的“绿”字，就是他先后挑选了“到”“入”“过”“满”等十几个字才最后敲定的。这是一种休养，一种境界。我虽远不能与之相比，也常为写好一个句子或为文章能取一个画龙点睛的题目，一连数日心里都在爬罗剔抉。写的过程，也是改的过程，常会大段删去，有时会整篇重新来过，那是需要一点狠心的。

写作是很“心”苦的，像准妈妈，怀孕期间会有痛苦，但，因为知道这痛苦之后是甜蜜，也就享受着这满怀希冀的痛苦。每写一篇经反复修改定稿后的文章，我都有种快感。每当看到报刊上和人民网、新华网、南方报网、大公报网、文章阅读网这样一些网站发表了我的文章，真还让我有那么一点点成就感，甚或乐至成酣。

我以为，一个人是应当有所好的。我很认同明人张岱的说法：“人无癖不可与交。”一个没有任何兴趣爱好的人何来真性情？我这是老不知事乐为文，都奔八十的人了，虽然已经写了短文逾百篇，还乐此不疲。年龄或许能限制很多东西，唯激情是年龄禁锢不了的。

目 录

美文随笔

重读少年·····	(3)
相视莫逆与书交·····	(13)
常怀感激之心·····	(17)
亲水：灵动的人文情愫·····	(18)
聆听大自然的昭示·····	(21)
生态文明四题·····	(24)
敬畏自然·····	(29)
敬畏生命·····	(35)
敬畏经典·····	(41)
又到一年听蝉时·····	(45)
诗更关情·····	(48)
秋 韵·····	(51)
珍藏我们的感动·····	(54)
08 年，“80 后”·····	(56)
我看北京奥运会·····	(59)
当胡锦涛捧起那面国旗·····	(62)
干干净净好·····	(64)

谁来代表国家形象·····	(66)
缺失文化的财富·····	(68)
也说金钱与幸福·····	(71)
看房以后·····	(74)
我们还有《陋室铭》·····	(76)
初识温哥华·····	(78)
拜谒“雷神之水”·····	(84)
在温哥华看三文鱼洄游·····	(87)
大隐于市·····	(90)
享受亲情·····	(93)
曦曦长大了·····	(101)
不一样的生日祝词·····	(103)
读儿孙的两篇日志有感·····	(105)
亦痛亦快话装修·····	(108)
家书择录·····	(113)
《莫惜身外物》辨·····	(124)
另眼看竹·····	(127)
难得率真·····	(129)
漫话“小人”·····	(132)
笑黄苗子·····	(138)
感谢停电·····	(141)
快乐并痛着——我看南非世界杯·····	(143)
仰望那只白天鹅·····	(146)
魅力海德堡·····	(150)
拿破仑的滑铁卢·····	(153)
巴黎圣母院的命运·····	(156)
英雄贝多芬·····	(159)
《送别》唱偈·····	(163)

致友人	(166)
想起了“钱学森之问”	(172)
虚拟对话钱锺书	(175)
由冰岛外长赞温总理想到的	(178)
一位专车司机的困惑	(181)
他山之玉	(184)
玛雅预言的寓言解读	(189)
漫说人生三态	(193)
人生絮语	(195)

杂 文

“保护富人”说有悖现实	(213)
中国的富豪准备好了吗	(215)
富豪榜 物价及其他	(218)
何日再见绿色 GDP	(221)
环保购物袋的嬗变	(223)
官员私德的硬约束	(225)
媒体不单是“引爆”了黑砖窑	(227)
改变身份咋那么难	(229)
乐见成都农民不再是“农民”	(231)
假如杨达才没有笑	(233)
反腐 不可或缺是民主	(235)
微博反腐折射了什么	(238)
三说网络反腐	(240)
廉租房“盼头”当能成“甜头”	(242)
强拆 权力与权利的纠结	(244)
奢侈消费“世界第二”突显分配不公	(247)

社会病也要辨证施治·····	(250)
想起了几句老话·····	(253)
幸福不是毛毛雨·····	(256)
一块金牌的分量·····	(259)
别把“公务员热”当回事·····	(261)
堵，城市之痛·····	(263)
“拆村”乱相谁来叫停·····	(266)
转任问责亦“当然”·····	(268)
对张悟本们说不·····	(270)
怎一个“涨”字了得·····	(272)
收入翻番呼唤分配公平·····	(275)

诗 词

好风扬帆正当时——党的十七大抒怀·····	(281)
沁园春·庆共和国周甲·····	(283)
满江红——建党九十周年抒怀·····	(284)
沁园春·读《复兴之路》·····	(286)
清平乐·情暖南国·····	(287)
会说话的眼睛·····	(288)
我们不哭·····	(290)
圣火燃珠峰·····	(293)
赞“神七”飞天·····	(294)
最忆山城同窗时·····	(295)
满江红——四川地矿局五十华诞礼赞·····	(296)
今读《蜀峰》·····	(298)
重庆市地矿局成立志贺·····	(300)
诗与梦·····	(302)

故乡的月·····	(303)
卜算子·····	(305)
小鲁三岁生日戏作·····	(306)
虞美人·金婚·····	(307)
《老翁顽童诗》读后致玉贵·····	(308)
谢玉贵春节赠诗·····	(309)
谢秀荣赠诗步原韵复·····	(310)
读《脚印》后赠心惠学兄·····	(311)

附 录

叩问大地的回声——《蜀峰》文集序·····	(315)
不只是山野的粗犷——为《金山露》序·····	(317)
信赖·希望——在四川地矿局文协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	(319)
在全国地质文学新人笔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323)
后 记·····	(325)

美文随笔◆

美文随笔
MEI WEN SUI BI



重读少年

因为学童时国文（那时不称语文）老师的启蒙，我从小就爱上了读书，当然主要是文学类的。至今，我的几个书柜都已经存书满满，虽然数量还不是很多，但应该有的大抵上都有了，其中每一部都蕴藏着一个我自己的故事。它们都是我的至爱，我的财富。

在我如许的存书里，有一本是我一直精心珍藏的，它既不是20世纪50年代我在北京琉璃厂古旧书店淘得的老版《红楼梦》，也不是我以“邮购”方式买到的1958年国内初版的《伊利亚特》，而是我念高小时曾读过的一本《少年活页文选》。那是国文老师在书店里选定后统一买回分发给同学们作辅助教材用的。从9岁那年我与它相识相交，算起来已有近七十年的光阴了。它风风雨雨都与我相伴，就像一个儿时的好友，到老都维系着那份纯真，历久弥坚。

如今，它身上也留下了坎坷岁月的印记。封面已经缺失，泛黄的内页还残留着泥水浸泡过的痕迹，多有破损。那是我在地质队工作时遭遇了一次山洪造成的，泥水涌进了帐篷，我跋涉于山

野时随处带着的一口自制的木箱，顷刻就灌满了水，那里面全是我心爱的书。我顿时心急如焚；其他的书如果毁于一旦，固然令人心疼，但日后还可一一再买，唯独这本《少年活页文选》，如果完全损毁，那可是天底下再也难觅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是怎么抢救它的：我把它从那口木箱中找出时，封面和封底因为与前后两本书粘连已经完全碎落，所幸内页都在，我赶紧把它从中翻开，放在一处风雨难及的地方，让它慢慢阴干。待我确信它已经完全干了以后，再把它逐页分开，用一支旧毛笔轻轻地扫去残留在页面上的泥沙，就像修复一件颇具文物价值的善本。尽管我小心翼翼，还是出现了一些页面的裂损。它已经变得脆弱，不能再受伤害，我用牛皮纸把它包了起来，使之继续随我漂泊。婚后，妻知道我对它的钟爱，也对它呵护有加，细心地用透明胶纸把凡有裂口的地方都粘合起来，用硬纸板做成封面封底，再用针线装订加固，还用自来水笔在自制的封面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少年活页文选”的原有书名。这样的经历，为它增添了几分传奇。

二

这本书纸质粗糙硬脆，铅字排版油墨印刷的字迹浓淡不匀。现在的孩子看了会感到很不习惯：不认得的繁体字，文字是竖行排列，阅读时由右往左看，页面是要往右翻的。因为受损，它何时，由何人出版发行已无从查证。我是在重庆读小学四年级时得到它的，推算起来应该是出版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大概是“活页”的关系，在每页的空边上都印有“儿童文化社选编”的字样和文章的编号，这个“儿童文化社”的前世今生已不得而知，但从这本书的书目，选编者欲施之少儿思想情操教化的倾向

可见端倪。

整本书共选用了六十四篇诗文，另有若干中外名家的语录或诗句作为补白。开篇是鲁迅的《一件小事》，最后一篇是精心安排的都得的《最后一课》。书中不乏大家经典，郭沫若的《银杏》、茅盾的《冬天》、陶行知的《行动与知识》、冰心的《蒲公英》、郑振铎的《荒芜了的花园》、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叶圣陶的《小蚬的回家》、朱自清的《背影》、林觉民的《家书》以及闻一多、华罗庚、胡绳、胡愈之、朱光潜、刘大白、陈伯吹、马凡陀（袁水拍）等名家寄语少儿的美文和诗歌尽收其中。也有不知名作者的作品。像长诗《哭亡女苏菲》、儿歌《明日歌》和散文《梦见妈妈》等，都堪称佳作。涉猎古典的则有《老残游记》中的“大明湖”和《水浒传》中“武松打虎”的节录。唐诗是一定会有的，分别为白居易的《卖炭翁》和《燕诗》以及他的少年习作“离离原上草”，杜甫“三吏”中的《石壕吏》和《新安吏》，孟郊的《游子吟》，王维的《使至塞上》。诗仙李白的诗作没有一篇入选，想来是在那个年代，选编者更注重现实主义作品的缘故。童话是不可或缺的，第四篇作品就是《卖火柴的女儿》和另一篇安徒生的《小女孩的泥人》。意大利儿童文学家亚米契斯的作品有《义侠的行为》等三篇。还有日本作家神田封穗的《希望鸟》。葛德（歌德）、泰戈尔、普式庚（普希金）的诗句也明珠般镶嵌于页面。高尔基的《海燕》是那时同学们反复背诵过的。一篇以一个老木匠和东家少爷对话形式写成的名为《财产》的数百字的短文，竟出自写下了《战争与和平》《复活》等鸿篇巨制的托尔斯泰之手，至今也鲜为人知。